錢選書畫眞僞面面觀

潘深亮

錢選（1235—?），字舜舉，號玉潭，又號巽峰、霅谿翁等，霅川人。宋景定間鄉貢進士，宋亡後不仕。工詩文，善畫山水、花卉和人物。山水師法趙令穰和趙伯駒，人物師法李公麟，花鳥師趙昌，但不爲陳法所囿，自創新意。在繪畫理論上，他提倡“士氣”，崇尙清逸古雅的藝術情趣。他的山水、花鳥畫，突破了院體畫工整、艷麗的格調，創立了清淡、秀雅、古拙的文人畫風格，對力矯南宋院體末流浮淺、俗艷之弊作出了貢獻。

由於錢選的繪畫具有較高聲譽，故當時和後世的僞作較多，這也爲我們的書畫鑑定工作帶來很多的困難。據記載，錢選喜歡在酒醉後作畫，“畫成亦不計較，往往爲好事者持去。今人有圖記精明，又旁附繆詩猥札者，蓋贋本，非親作。”

由於年代久遠和天災人禍等原因，錢氏繪畫傳世眞跡不多。現在能見到的有故宮博物院收藏的《八花圖》，《秋江待渡圖》、《山居圖》、《幽居圖》和《西湖吟趣圖》；上海博物館藏《浮玉山居圖》；天津藝術博物館藏《花鳥圖》；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《桃枝松鼠圖》、《盧仝烹茶圖》、《荔枝圖》、《秋瓜圖》軸等。這些山水、花鳥、人物畫，用筆細膩柔和，風格恬淡、秀逸、典雅，透出了一股文人畫的書卷氣，有很高的藝術造詣。與此相反，錢選的僞品不僅水平低劣，而且數量很多，僅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就有二十四件之衆。有的畫中還鈐有清高宗弘曆“乾隆御覽之寶”、“太上皇帝之寶”等印璽，幷經《石渠寶笈》著錄過。比如故宮博物院藏錢選《臨顧愷之列女圖》，畫男、女二十四人，童子四位，畫中人物有一定藝術水平，但仔細斟酌，人物呆滯，衣紋笨拙，沒有錢氏畫秀逸天成的格調。畫卷末署有“吳興錢選舜舉畫”七字款，其字藝術水平較低，無錢氏書法遒勁秀逸、結構嚴謹的特色。畫中鈐有清高宗“太上皇帝之寶”、“乾隆御覽之寶”，清仁宗嘉慶帝印璽，及清朝末代皇帝“宣統御覽之寶”印均爲眞跡。此圖經《石渠寶笈》著錄，但它確實是一件錢選的僞作。又如上海博物館藏錢選《蹴鞠圖》（《中國古代書畫圖目》，滬1—0144），此圖紙本、設色，縱28.6厘米，橫56.2厘米，描寫七人踢毬的體育活動。圖中人物神態呆板，衣紋細弱，全無錢氏人物畫古拙、秀逸之風。卷後錢選自題：“蹴鞠圖，舊藏秘府，今摹圖之，若非天人革命，應莫觀之，言何畫哉。吳興錢選舜舉。”書法水平低劣，無錢選書法氣息，應爲僞跡無疑。作僞者根據錢選改款“霅谿翁”的題記，鈐印爲“霅谿翁錢選舜舉畫印”，以掩衆人耳目，但他卻疏忽了錢選是“款”而不是“印章”的事實，從而暴露了作僞者的破綻。

錢選對於當時人作他的僞畫，早有覺察，幷決定爲此而改號。山東雲雀山朱檀（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》墓出土的《白蓮圖》的題記中就談到了這一點，其大意是說，作我僞者如此之多，我要改號了，以後凡寫“霅谿翁”者爲眞，非此號者爲假。爲我們今天鑒定錢氏書畫的眞僞提供了依據。

通觀錢選的書畫，可以概括出四個特點，以作爲我們鑒定錢氏書畫眞僞的藉鑒和參考：

其一，錢選一生對自己的作品要求嚴格，用筆一絲不苟。他作的畫，用筆圓潤、細秀，畫風恬靜、秀逸。他的人物畫比南宋人古拙，比唐人清秀。在用筆上，既不同於院體，又不同於寫意的文人畫，具有獨特的風格。

其二，錢選作的每一張畫，都有他的題詩，這在錢選以前是幾乎沒有的。

其三，錢選作畫的落款，非常具體，如“吳興錢選舜舉”。在錢選以前，像這種具備籍貫、姓、名、字、號的詳細題款還沒有，這種落款，是從元代錢選開始的，而作僞者往往在這些細小處露出馬腳和破綻。

其四，錢選不滿人們作他的假畫，故改號爲“霅谿翁”。“霅谿”是吳興的一條河流的名稱，“谿”與“溪”本可通用，但錢選的畫的落款，祇寫“谿”而不寫“溪”。

此外，錢氏的印章和收藏印也可作爲我們古書畫鑒定的輔助依據。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，這些規律必須靈活運用。作僞者既能掌握錢選畫的規律，同樣也會注意改號以後的規律，所以運用這些規律時要靈活掌握，辯證地看問題，纔能處於不敗之地。

DPM